

云端之上，山水可及

□ 杨力

我与C909的故事，始于一次飞往桂林的旅程。

那是2025年的夏天，我受邀前往桂林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。朋友替我订票时，神秘地告诉我：“这次让你体验点不一样的，从成都飞往桂林，坐的是咱们自己研制的飞机。”说实话，彼时的我，对于国产飞机的认知还停留在纸面上，心中虽有自豪，却也难免夹杂着一丝对支线航班舒适度的忐忑。

直到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停机坪上望见它，那一抹疑虑才烟消云散。午后的阳光下，C909的机身闪耀着自信的流线型光泽，机尾的成都航空图腾与“C909”标识交相辉映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同行的旅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，就像在端详一位即将远行的自家孩子，眼里满是期许。

登机后，客舱内的宽敞程度让我惊喜。当我轻松地行李放入舱顶的行李架，找到座位坐下之后，甚至有一种躺在自家客厅沙发上的闲适感。那一刻，窗外的引擎轰鸣声仿佛变成了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。

这趟飞往桂林的航线，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“支线”二字的魅力。飞机越过四川盆地，穿过云贵高原的余脉，窗外的景色从连绵的丘陵渐渐变为典型的喀斯特峰林。当那座座如盆景般秀美的山峰出现在舷窗下方时，我知道，桂林到了。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桂林两江国际机场，来接机的当地朋友听说我乘坐的是C909，一脸惊喜。

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这可是连接我们山水甲天下和“天府之国”的空中走廊。现在来桂林旅游的四川游客可多了，我们桂林人去成都吃火锅、看熊猫也可以靠它。”

朋友的话让我心中一动。在接下来的行程中，我才逐渐了解到，C909早已深深融入了这样的城际脉络。作为一款支线客机，C909正成为串联起众多热门旅游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“空中巴士”。从成都到桂林，这条空中走廊将过去需要一天车程的距离缩短至一个多小时，让“朝赏蓉城花、暮泛漓江舟”的诗意想象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。它就像一根灵动的丝线，将成都、桂林、贵阳、张家界等一颗颗散落在西南山水间的明珠串联起来，让“蜀道难”真正变成了“蜀道通”，让“山水甲天下”变得近在咫尺。

返程坐在舷窗边，望着下方渐渐远去的喀斯特峰林，我不禁陷入了沉思。2016年，国产支线客机首次载客从成都飞往上海，就像一个新生儿迈出了第一步。而如今，它载着我从成都飞往桂林，我的心情更多的是踏实与欣慰。

从东部繁华的上海到西南秀美的桂林，从“探路者”到“主力军”，C909成为连接像成都与桂林这样热门旅游城市之间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，是承载无数游客奔赴“诗与远方”的“云端快线”。我想起在阳朔西街，那些操着四川口音、因为航线便捷而得以轻松出游的游客脸上的笑容；想起在成都的火锅店里，那些因为一趟个把

小时的飞行就能从桂林赶来解馋的饕客眼中的满足……我想，C909托举的，不仅是旅客，更是一种说走就走的生活方式，是区域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澎湃动力。

时光回到当下，C909商业运营已10年有余。这10年，是从1架到100多架的积累，是从1条航线到800余条航线的跨越。作为坐在舷窗边的旅客，我既是这10年的见证者，更是受益者。

如果要对未来发出声音，我期待下一个10年，C909能飞往更多像桂林这样令人向往的目的地。我希望它能开辟更多航线，让那些藏在深山秀水间的美景，对更多人来说变得触手可及；我期待它能进一步优化客舱服务，或许通过AR技术，让舷窗外的山水变成讲述当地风土人情的“活地图”，让每一次飞行都成为一场从空中就开始的文化之旅。我更期待C909成为一张闪耀的中国名片，去东南亚的热带海岛，去中亚的古城邦，成为连接“一带一路”民心相通的空中桥梁，让更多像桂林山水这样的中国美景，通过国产飞机走向世界。

飞机穿过云层开始下降，窗外的景色从喀斯特峰林变成了熟悉的川西平原，转瞬间，C909像一只归巢的银凤，已平稳地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拾年再出发，C909不仅仅是蓝天上一个飞行的中国符号，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，关于自主、关于突破、关于温暖出行的生动注脚。

秋 景

□ 蒋斯来

夏日的喧嚣悄然退去，秋风迈着轻盈的步伐，带着清凉与成熟的气息来到人间。

秋天不像春天那样妩媚，也不像夏天那样奔放，更不像冬天那样冷峻，它有一种深沉的静美。秋天的景，是最美的。天空湛蓝如洗，天高云淡，秋高气爽。秋天的色彩最为斑斓，银杏树、梧桐树的叶片飘落，满地金黄，斜阳映照下，宛如魔幻的童话世界。

秋天是丰收的季节。田野里，各种成熟的果实以及金黄色的稻浪，昭示着又一个丰饶的年景。

秋天的雨，也别具一格。它没有春雨那般缠绵，没有夏雨那般狂暴，也没有冬雨那般冷峻，而是带着淡淡的凉意与诗情。淅淅沥沥的雨丝落在屋檐上、树叶上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秋天里的故事，让人们在这美好的季节里，享受秋日的宁静与诗意。

秋天里美好的故事，便是落叶知秋。“少年易老学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这是南宋朱熹的《偶成》，也是一篇劝学之作。“春草梦”，指生机勃勃的春天；“梧叶秋声”，萧萧瑟的秋天。未觉之间，秋声已至，这说明光阴似箭、日月如梭，从春到秋，转瞬即换，于历史长河而言不过一刹那。人的青春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，稍纵即逝。我们每个人都应抓紧时间刻苦学习，并在具体工作中反复实践，在

总结、提升、创新中不断更上层楼，否则待到年近之时再追悔，悔之晚矣。

深秋，也是一年之中的落叶时节。树叶悠悠地从枝头飘落，这些叶片，大而枯黄，边缘已有些卷曲，但叶脉却依旧清晰。叶子的生命，到了此刻，应该算是到了尽头。从春天里的娇嫩青绿，到炎夏里的苍翠浓绿，再到如今的落叶枯黄，它们也经历了太多。有时候是绿肥红瘦，有时候是花团锦簇；它们亦曾听过鸟啼蝉鸣，也曾受过暴雨狂风。如今它们累了，褪去了鲜亮的色彩，只留下一身枯黄，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归于泥土。此情此景，不免使我想起那句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那是在说梅花把永久的芳香留驻人间。然而，落叶虽然没有梅花那样的芬芳，但秋风絮语，亦是对生命的礼赞。每一片落叶，都是归程，它们是最好的有机肥料，来年，将用自己的身躯养育、滋润百花争艳的芬芳。

风渐渐大了起来，树上落叶的簌簌声也紧密了起来，叶子离开了枝干，纷纷扬扬飞舞，仿佛在举行一场告别仪式。“无端木叶萧萧下，更与愁人作雨声”，说的大概就是这景象吧。

古人的愁，总是带着缠缠绵绵，或孤苦寂寥的情致。看着这些落叶，我要平淡得多，但不免也有些伤感，曾经的辉煌，逝去的光阴和那些离别的人，待到此刻“但看阶下满，不觉树头空”时，

惊回首，已是另一番天地了。

秋景渐浓，正是读书、读报的好时节。那些飘落在地的金黄色树叶，我有时会捡起一两片来，夹在书里作书签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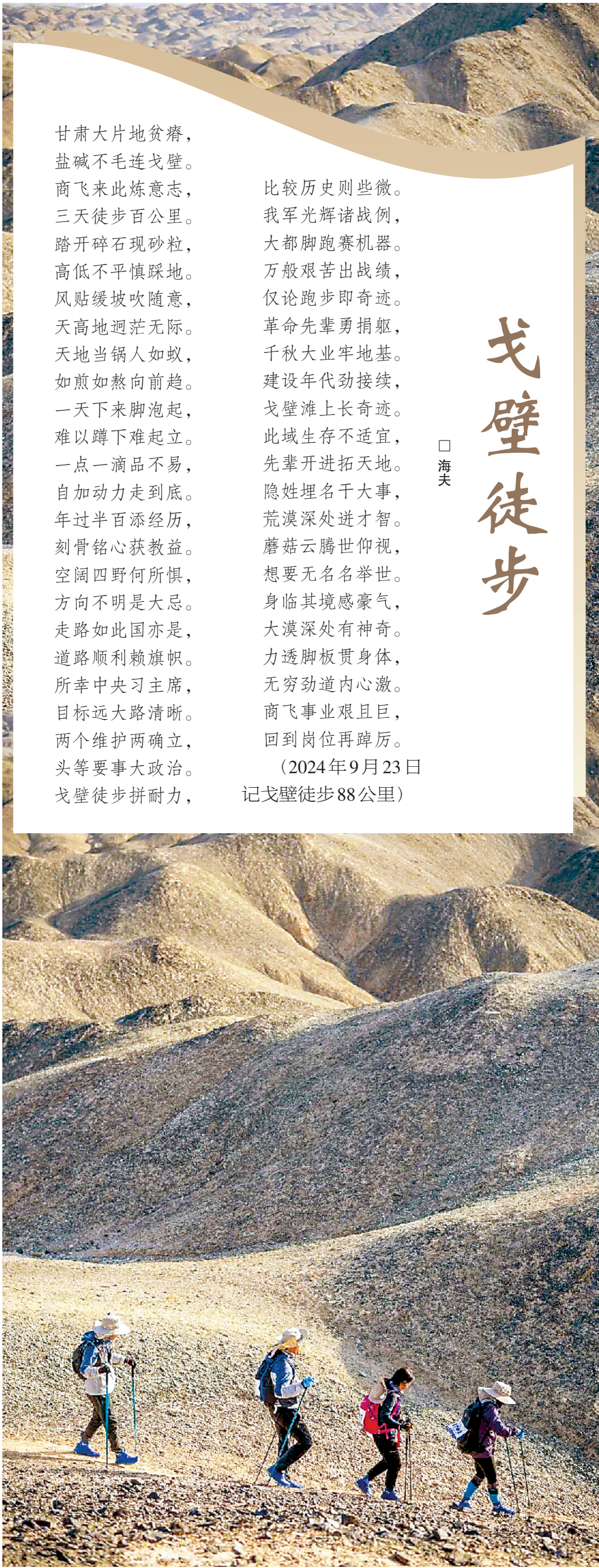
夜晚读书、看报，已成为我现今的一种习惯。上班期间，因为忙碌，只能在工作之余抽空阅读；如今闲赋在家，不知何为忙碌，便有了更多时间在夜晚静心阅读。

柔和的灯光，能让人更加专注。古人喜欢挑灯夜读，或许便是这种意境吧。秋夜独坐，万籁俱寂，此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文字的脉动。当读到李商隐的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时，真的会感觉到丝丝凉意。

夜读，因为专心致志，思想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文字流动，不知不觉便到了半夜。四周一片安静，只听见翻书的声音。每当读到精妙之处，常常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，拍案叫绝。这种振奋，蕴涵着愉悦与温暖的慰藉。或许，这便是古人常说的“读书之乐”吧。

秋夜读书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对话。所读的文字如一面明镜，映照出作者的深思熟虑与逻辑推理，亦开启了读者心灵的窗扉。秋风瑟瑟，秋雨潇潇，柔和灯光，淡淡墨香，这些都是背景与点缀。秋夜阅读真正动人的，是作者的意念在读者内心深处悄然展开。

秋景，即秋思。



甘肃大片地贫瘠，
盐碱不毛连戈壁。
商飞来此炼意志，
三天徒步百公里。
踏开碎石现砂粒，
高低不平慎踩地。
风贴缓坡吹随意，
天高地迥茫无际。
天地当锅人如蚁，
如煎如熬向前趋。
一天下来脚泡起，
难以蹲下难起立。
一点一滴品不易，
自加动力走到底。
年过半百添经历，
刻骨铭心获教益。
空阔四野何所惧，
方向不明是大忌。
走路如此国亦是，
道路顺利赖旗帜。
所幸中央习主席，
目标远大路清晰。
两个维护两确立，
头等要事大政治。
戈壁徒步拼耐力，

比较历史则些微。
我军光辉诸战例，
大都脚跑赛机器。
万般艰苦出战绩，
仅论跑步即奇迹。
革命先辈勇捐躯，
千秋大业牢地基。
建设年代劲接续，
戈壁滩上长奇迹。
此域生存不适宜，
先辈开进拓天地。
隐姓埋名干大事，
荒漠深处进才智。
蘑菇云腾世仰视，
想要无名名举世。
身临其境感豪气，
大漠深处有神奇。
力透脚板贯身体，
无穷劲道内心激。
商飞事业艰巨巨，
回到岗位再踔厉。

（2024年9月23日
记戈壁徒步88公里）

戈壁徒步

□ 海夫



直立的黄土

□ 俞继东

车过铜川，山就变了颜色。这里的山黄得坦荡，像个不遮掩自己年纪的老汉，把沧桑都晾在日头底下。那黄土是直立的，一立就是千万年。风从塬上过，剥下些细碎的尘，但山脊的轮廓始终锐利，仿佛大地有过一个坚硬的念头，在漫长的时光里始终不肯弯折。

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土，是惊奇的。陕北的土不似别处，躺着任人蹂躏。它站起来，站成崖，站成塬，站成一种倔强的姿态。塬与塬之间，是被雨水切出的深沟，沟壁上，土层像翻开的书页，一层压着一层。你用手去抠，土块簌簌地落，但深进去，是硬的，带着被岁月压实的密度。窑洞就开在这些直立的土壁上，窗格子雕着各种各样的花，门帘在风里一掀一掀，像土地在眨眼睛。

我在一个向阳的土坡上歇脚，见一个老汉蹲在窑洞口抽烟。他的脸就是那黄土的颜色，皱纹是雨水切出的沟壑。问他高寿，他伸出三个指头，又弯下去两个，我

知道这大约是八十多了。他说这土好，冬暖夏凉，住着踏实。他三代人都在这孔窑里，炕还是当年他父亲盘的，烟道走了几十年，烟火气浸透了每一块土坯。

这里的土是直立的，人也是直立的。那天我从米脂去绥德，路过一段山路，正逢着一个后生赶着驴车往塬上运水。坡陡，驴蹄子打着滑，后生不喊不骂，只是在后面用肩膀顶着车尾，一步一步往上拱。他的背弓着，但脊梁是直的，像一根压不垮的扁担。这黄土高原上的人，生来就懂得与重力周旋。他们不抱怨土的贫瘠，只在塬上种黍子、种小米，在沟底种枣树，把日子种进土里，等它慢慢地长。

那年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，正是秋天。陕北的小米熟了，金黄金黄的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。老乡们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，窑壁上还贴着过年的窗花，红纸已经褪成了粉白，但五角星的轮廓还在。我在瓦窑堡看到一口旧石磨，磨盘上刻着“一九三六”的字样。听人说，那些年，婆

姨们就在这样的磨盘上推小米面，做成馍馍，用蓝布包包包了，悄悄送到山那边去。小米养人啊，一碗小米粥，能暖一个夜晚的寒气。

如今的陕北，高速公路穿塬而过，动车在沟壑间飞驰。但那些直立的黄土还在，那些嵌在土里的窑洞还在。我在延河边见到一群写生的学生，他们支着画架，画那直上直下的土崖。我问一个女孩子，陕北的土为什么是直立的？她想了想，应该是一种责任。在一旁，一位老师用散文诗般语言回答我，高原上的人，祖祖辈辈在这里，把根扎进土里，扎得深了，土就直了。

他们的话让我明白，那些直立的黄土不再只是土，它们像无数沉默的人站在一起，肩膀挨着肩膀，背脊靠着背脊。风过处，有细碎的土粒飘落，但山不动，人也不动。

直立的黄土，直立的人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站着，就是一种存在、一种姿态，更是一种责任。